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六

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鑿禪師碑

六祖名惠能姓盧氏

扶風公廉問嶺南二年馬憲扶風人為嶺南節度使以佛氏第六祖未有

稱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鑿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

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

于其祠幢蓋鍾鼓幢傳江切增山盈合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

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

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諄乘

淫流謂之諄也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

揚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

謂生而靜者謂樂託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梁丘山有為師達摩譏之空



術益顯傳有錄梁武帝問達摩曰朕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

形難有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係人天小果如影隨

六傳至大鑒達摩本天竺王子得禪宗妙法云自釋

苦服役能即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也

道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度待乃居曹溪

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

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

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

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

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請

以儒重刺度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日

身毒史記上音指下音篤前漢下音篤一名天篤浮船聽命

浮圖胡是也又西南夷傳注即天竺亦曰指篤

威彼公德受旂纛節戟禮云纛杜皓切駟也

到切羽毛幢也以犛牛尾為之大來莅南海屬國如林不殺

不怒人畏無噩禮云噩當為驚愕之愕允克光于有仁昭列

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動專默終揖于

深指一本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厓合猥

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

奔軼徒結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茲誤由師內鑒感獲于

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

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道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

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誅魯水切壘也光于南土

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泊扶風公所獲

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

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

南岳彌陀和尚碑卷一本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

天子南嚮而禮焉及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般舟

和尚蓋日悟也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

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

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糗音酉以以為僕役

而媒之薛音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

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不勤誘掖以授于下不求而道備

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

既具以洎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饑疾

者施慈智切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

東山忍公姓周黃海人即五祖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

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

正定趣安樂國由一本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

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

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

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廻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

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眾

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或本本或服庇草木蔽穹隆仰攀俯

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

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

子弟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

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維其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年若
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
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肯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
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可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
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墉惠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
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眾無涯
謂之善傳切切薩桑高切佛書云善提摩地唐言竟有情也從簡稱善薩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
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
經數逾千萬謂之般若北未切若而也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
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
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主物流動趣向混亂惟
極樂正師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
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

吳州作道場於楞伽北峯楞音稜伽音加不越閭者五十祀和尚凡
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
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
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其日葬于
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
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知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沖虛
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
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頭一作論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
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原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
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借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數
惠益切葬從我師無忘真字薦是昭銘刻茲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
揚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
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揚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
志趙郡李善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
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揚公某揚以其隱
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
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
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之傳位長
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
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揚自臨晉自命以行狀
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
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一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
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
勝故今之空愚一作空夫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
冒于巖昏焉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
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音
葉書涉切是釋迦大弟子一名飲光達摩摩當作由達摩至
磨莫剛切西天第二十八祖東震旦士謂之初祖由達摩至
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神秀姓李氏隋末出家事弘
李僧惠能姓盧氏弘忍卒往韶州宝林寺南北相音反
天下散傳其道謂秀為北宗能為南宗反
矣聞狠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
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胡因
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默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
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
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

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
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
為齊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鑿密石以益其居
龔奇又為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揚公
某裴呂渭楊揚憲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
八十一為僧五十三其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
亮洎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
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
郎師始為釋其父達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
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嶽山音岫又音古
加后切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道隱乖離浮游散
遷莫徵旁行明徒聽浮言空有互闢南北相殘誰其會之

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齊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昧形
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為弥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
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幾惟道之微既
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
一作動
言事為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六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七

碑銘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

戊戌歲

某月日皇帝曰

肅宗

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

人惟淨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

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莅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

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

來言曰吾師執行峻特軌屋洧切法也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

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

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

老稽首受教髻童毀齒

髻音忍童子垂髮

踊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

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煖裘

煖乙六切

飢不豐食每歲

會其類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伴

音午

伐

木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
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
靜無不為生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也二而字下其道備矣
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効師之
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
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秘必通以興祠宮遐迹攸從師之族
由號而郭周武王封號叔於西魏平王東遷奪其地與鄭世
武公求號叔之裔孫序封於其陽号曰號父世
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罔缺不冒遺烈
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
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為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

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
五萬人為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尤
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
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
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欷欣
踴音希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
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羣經則
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
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為茲塔龍巖石峻
整植木翁茂翁鳥孔切
木盛兒凡衡山無與為比者然而未有能紀
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為余言亟為並
去声故
為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繁兮貌齋莊峻一作

凌氣混溟兮德洋二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耀柔剛棟
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
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閱靈臺兮訃崇岡即玄石兮垂
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為
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為淨
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躰卑而道尊
以為由定發惠必用毗尼為之室宇謂此類脂切律也傳
法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
判深微登壇莅事度比丘眾謂比丘音鼻梵語云比丘資益
即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

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
倚石碑本洞作無字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

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
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碑

薦貨凡南方入頽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碑

年而處壇場居本處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
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律

為大乘墮衣不飾揣食不味備待官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
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真者動而成
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怕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

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濬道

源度衆逾廣大明羣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八萬摠結彰于

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既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奧

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盛功庸以敦如水斯

壅流之無垠音銀岸也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

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要平聲又音擗音擗又音擗

並牽袒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斷層構孔碩以

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非其食勤而不勞

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

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茲石

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誰

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遠是

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

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

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

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

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姓有勲烈

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不序其宦族所以尊大浮圖之道凡浮圖之道衰其

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

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

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

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元年一本作某年在廣

德前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

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執執巾也爾二切

左傳奉奉杖履為侍者數百剪髮髦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

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其辭曰音義同無以加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

慧正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

有繼道編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音麓洞庭南裔金

石刻辭弥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窳穴窳掘縮切穿地其用於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

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且不去遂銘德行用圖又於世及

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

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

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

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

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

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

臯裴公曾侍郎令狐公岵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

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素鳥縞音果白也來告曰

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筆磬之

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

故未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王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既沒二十七年其大

弟子誠益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督姓彭子凡去儒為釋

者二十一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

公而大興衡岳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不變故當世之士若
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觀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
廩公瓚公僧名也石廩峯瓚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
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地兆滅跡之際則隕星
黑侵告其期侵音浸斯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
始無爭受李之衆他莫能借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
真公若面也切官賜額者授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正惠常誠益皆聞人嗚呼始終哉
為之銘曰
首有承芳卒有傳華大訛考持法權衆之至考志益虔雷發
地考功已宣星告妖考壽不延靈變化考迎大仙龔茲石考
垂萬年世有壞考德無迂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七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八

行狀

段大尉逸事狀 段秀實

大尉始為涇州刺史時大曆十一年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鄠子
河中即王子晞音希汾陽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於州
州邠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
邠反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謙不音
本作率竄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謙不音
取亂切輒奮擊折人手足推釜鬲甕盜盈道上鬲音隔
把臂徐去把一至撞殺孕婦人撞傳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
王故邠寧節度使戚不敢言大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
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理治也公見人被暴害因怙然
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大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
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

為公已亂為去聲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大尉請
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
釀音怪釀酒留溝中留一作流大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漿
女見切上音朔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大尉
曰將奈何大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大尉
大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健者一人釋亦切不能行持馬
至晞門下甲者出大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
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
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大尉大
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
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氣
各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
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

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願叱
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大尉曰吾未哺食
音通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
旦日來還卧軍中晞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大尉旦俱至孝
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大尉在涇州為營
田官涇大將焦令謏音謏氏壬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
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謏謏曰我知入數
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大尉大尉判
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謏謏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
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大尉大泣
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澆澆於手注善藥旦
夕自哺農者音哺音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
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謏大罵曰汝誠人耶涇

州野如楮音者赤土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
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
汝又取不取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
使主人出無焉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歟耶諫耶諫雖
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
之自恨死及大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禮
切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大尉壻韋晤
堅拒不得命至都大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
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樓之梁木
上泚反大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識音志

大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貞外置同正貞柳宗元謹上史館
今之稱大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
天下不知大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歧周邠寮間邠音部
過真定北上馬嶺摩亭鄣堡戍邠之竊好問老校退
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狗狄羽常佞首拱手行步一作是言
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之可必達其志決
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大尉遺事覆校
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
國伯柳公行狀柳渾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澹海郡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

公字惟深夷曠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有濟南太守卓者純

軒去其土代仕江左一作在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稷降

于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內外傳去聲魯孝公

無駭賜姓長氏无駭生禽字季為魯士師食邑柳下益曰惠

固以柳為氏魯為楚滅柳氏入楚人為秦滅乃還晉之解縣

朝歷代史及柳氏家牒惟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弘和博達

而遇節必立懷曠放弛而應機能斷去聲其居室奉養撫字之

誠儀于宗戚而內行著焉其莅政柔仁端直之德洽于府寺

而外美彰焉凡為學略章句之煩亂採撫奧旨撫微也石以知

道為宗凡為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己為用自始

學至于大成就增文籍就切注意鑽礪鑽切倦不知游息威

不待獲楚獲切儒言經旨經切夙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

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天且賤天上聲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

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

業從巫之言也一本無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

言措紳者所不道巫何為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

人之教而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為學甚篤其在童

幼固不惑於怪譎矣謂文權詠也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

偕百數人為之冠音貴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

調受宋州單父尉調去聲操斷舉措通乎細大繫廉檢守形

於造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所

西採訪皇甫先判官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罹鄰知靡弊殘

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刑重直用重典

鋪大和以惠鯨鱗鯨切去人隱吏無招權

乾沒之患政無犯令尤茸之蠹龍茸音如容切蠹音如

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壇商旅交於闕市既庶而

富廉恥興焉而教庠熟列焉里開大變克有

能稱遂表為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按
衢州司馬夫器宏者恥効以圭撮之任撮者括切量容六十
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滅迹藏用道隱于武寧山羣
公文書諸侯走幣皆謝絕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
儒味道腴以代膏粱含德輝而輕絃冕遺榮養素恬淡如也
朔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裝束
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為細家之迫速一本非其志也以疾辭
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權詞奸音干有除
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復權鐵角權音及
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任和鈞閔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
國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特
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謬所至
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于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

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
已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公於
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稱于
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
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
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
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
其能政端于外邦也公則修震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
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忌峭刻之文峭切
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凌江並海並音並進又音並上聲
竟吳越之域皆所益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
集賢殿學士奉翊諸后修其宮政統理文籍紀于祕府拜尚
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可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弘

大之道而政公中加銀青光祿大夫迂右散騎常侍涇卒
之亂公以變起卒遽卒即盡室奔匿于終南山賊徒訪公所
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給之張榜北孟切答
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榜董訊問張榜北孟切答
數千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披草塗踰秦嶺由
覆駱朝于行宮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計
畫賊平策勲策即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
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輿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偽署之汙是
歲盜據淮許注西節度李希烈反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
者有名以為才堪攘寇拜為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
舉公獨慷慨正口朝切言於朝曰是天喋喋銜玉而賈石者
也樂音謀多言術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異代
同德往且見獲何狡之攘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

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登
翊聖皇匡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接下
情于上以酌天心順嘉慕享外用彰君德故致績用茂著而
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上
以旬服長人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
幾而人謠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
平章事張延賞并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旬服之政固宜
慎重然則此胥胥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
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
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
賀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絳侯慙曲逆之對曲逆音去
如字駱名陳平所封絳縣名周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
戎乘間入邑詐以請盟問去声叶蕃尚結侍中北平王燧燧

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之詐

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冊命上將去聲命

使會明立益盟諸戎戎果縱兵逼好大毆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

歎者父之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

候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謹正之言詞旨切直意

氣勤懇動合聖意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器得

罪于左右者唐傳云王工作帶帶誤毀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

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

春殺人恐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即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

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于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

卿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

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辯

刑而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羈勒之勤鞞音的獻利

屢中制謀上嘉其功效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為骨徒雜

類骨俗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公竭

誠盡忠憂勞庶務有羣忘之疾羣音翕懇迫陳讓除右散騎

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于昌化里終於散地

故褒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

侃焉鞞音切無所屈也故處心積慮博蹇之道表于朝端

彌違釋回朴忠之誠禮記禮器蕭禮釋回也沃于帝念內有

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

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厘之土以處其子孫無

一畝之宮以聚其族屬得祿而飽傭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

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恭父慈或善行也

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

以扞牧園大節也犯顏以陳訏謨至忠也有一于此尚宜進

褒矧茲備躡焉可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設讓久稽彝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騰舊行定也音實敷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誅謚則有司存謹狀

謚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仕郎守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

尚書考功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瘴惡丁也但王教之端自周公以來謚法未改謹按柳公累歷清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為爭臣之表辨音出守乃牧人之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更平声謂元各載遂踐鼎司以斥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因惑乱改名卑迹有推讓之高圭璋聞望音治於人德所以尊屬在位

於政教聲聞王者其事實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懿詞定謚之制謹如律令謹請一本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謚議曰貞奉勅依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陳京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一本无

公姓陳氏自穎川來隸京兆萬年胄貴里諱京既冠字白慶復舉進士為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

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漸劇或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于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兄前監察御史端仲兄前大理評事長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嘗吏于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袞揚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饋厚以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爲也某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閼閉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由興苟得聞而覩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仿佯而歸仿音羊賦成果傳天下爲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爲博士舉疵禮

切論文病也

上才支

修墜典合于大中者衆焉涇人作難公徒行以

出奔問官守

手又切左傳禧公二十四年天段忠烈之死報

實爲朱

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

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

况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勞勤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

大巡狩告至

謂還宮也一本上行罪已之道焉曰凡我執事

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爲相者

相去声

謂盧杞公曰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爲相者

復是無以大警乎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

者咸恟而退

恟音凶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

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

沈太后間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

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

不陰授其旨意而爲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

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爲博士補闕尚書郎

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為請設祭之不墜蔡公之忠懇是類

故有赤紋銀魚之報焉京獻議二十年至貞元十九年孟夏

衣銀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輓汲

之艱也輓武遠切引之也亦謁于上請更之上下其議

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後

足以為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

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使上獨斷

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祕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

益理納資為骨而仕者罷之青即胥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

藝文新志制為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

錢月權其贏以為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

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殺所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

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著作書閣廣群官之堂不取

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為能益

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感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

人遂不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為相高即而以祕書命公所

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

之辭而其詰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

得以傳其彙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

之事黃炎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洎即鈞引貫穿去舉大苞

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

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寢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

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

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穎考叔

廉類公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為之知既

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為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

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
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某故集賢更也得公之遺
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
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八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九

表銘碣諫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房昭也德銘李華所撰

天子之二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
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
為縣者皆曰公作寫一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
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為王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
鄭相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為縣者
若葉公白公為一作與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涖公音涖又
房尤切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
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
于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
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辯所去而人哀號理表

人表人不勝其懷表一本為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
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
道為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為也人之思
也乃增飾棟宇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噴涕言曰昔公以
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為卿士道為三公德為國師
乍為元老嘗為縣之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濡音如凡公子
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
卒歸於王公王公嘗以機密斥天子于禁中承公之道承一作遵
刺於我邦由公之理由一作序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
前列則其入為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
書于銘之陰用求表於邦之良政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後

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業旌直優

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已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齊郡

李儋一作儼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或云二百七十人投業奔走稽首

闕下叫闥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已詔翌日會

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

獻生徒嗷嗷顧眄徘徊顧一本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

面微音柔輒有立輒一作儒聽聞嘉言樂其鐘鼓瞻仰德宇

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為夫去飾墮

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腆酒音同亦作醜他典也斥逐郊

遂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

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簡習孝秀俾極

儒業冠履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其遐吾

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侔高狀明乃

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公名城字元宗家于北
平隱于條山惟公端粹冲和高疑懿醇疑魚力切道德仁明
孝愛友悌薰襲里閭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
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為司諫義震于周行為司業愛
加于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辭曰

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實基仁實音賈德充而形乃

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成均五帝之季謂為

業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大和潛布玄機密照羣生聞禮後季

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効匪公之軌人用矣時履厲貪凌待

公順之欺偽謫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榎楚廢弛

榎古雅切禮記注榎也楚荆也所以扑薛犯禮者尊嚴而威公褒其良俾升于堂

癯者既肥癯音羅韓非子云子夏始癯而後肥有問之者子

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榮如衮衣公棄不用

德各內訟既訟于內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于
征孰表儒明生徒上言稽首帝聞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
涕濡填街盈衢遠送于南望慕踟躕立石書德用揚懿則鳴
呼斯文遺愛罔極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陸淳字元沖後將憲宗諱改賜
名質門人秋疏曰文通先生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二焉左氏

梁三傳故有鄒
氏夾氏記五家秉觚膺觚音孤竹簡也字合作觚焦思慮

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狠下懇切以碎氣相

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

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

學以警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辱

者前世多有之其矣聖人之難知也有矣郡人陸先生質以

其師友天水啖助字伯能能知聖人之

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

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其既讀

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照之以言

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

備心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一篇明章大中發露公

器其道以生人為主生一本以堯舜為的首羅旁魄音步

音義於此不通今依封禪書音法解切膠轄下上音膠轄

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

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音步

音義於此不通今依封禪書音法解切膠轄下上音膠轄

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

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謂歷台信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

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憲踐祚而理尊

憂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

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

也以言不及觀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

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

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音一

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楊凝

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書兵部郎中楊君卒某月日葬

于奉先縣某原既葬其子姪洎家老謀立石以表于墓葬令

曰凡五品以上為碑龜趺躡首音龜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

隴降五品為碣方趺圓首音隴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

其秩不克偕降而從碣之制其世系則紀于大墓君諱凝字

懋功與季第凌生同日不周月而孤伯兄憑前剪髮為童家居
于吳大夫人母道尊愛教飭謹備君之昆弟孝敬出於其性
禮範奉于其舊克有成德輯其休光音東溥海岱南極衡
巫文學者皆知誦其詞而以為模準進修者率用歌其行而
有所矜式君既舉進士以校書郎為書記毗贊元侯于漢之
陰式徙荊州疑大曆二年進士元二元年遷漢節度使山南東
府由協律郎三轉御史元戎出師用顯厥謀遂入王庭為起
居郎書法不回著屯國典又為尚書司封負外郎革正封邑
申明嫡媵媵丁歷以證成軍連權右斥退勿憚直聲彰聞仍參選
部仍一本作乃選去謂為吏部負外郎以馭羣吏姦臣席勢威福自已他人
求附離而不可得者離音公則却之私以胥吏求署一皆罷
遣曰吾不以三尺法為已利害居喪致哀內盡其志外盡其
物而無有不得於心者服除為右司郎中危言直已以致其

誠然卒中於詖辭險音不得朝請以檢校吏部郎中為宣

武軍節度判官毫人缺守往莅其政孤老撫安強猾戮死墜

鑿境鹵音同上立交切與艾艾榛荒音同艾作爰田以贍人

食濟決潢汙築復堤防為落渠以定水禍理不半歲利垂千

祀會朝復命次于汴郊帥喪卒亂不可以入遂西走闕下元

十四年冬疑朝正京師十五年春還汴二璽書迎門勞徠甚

備以疾居家三年復登于朝為兵部郎中遐邇咏歌仍遇

痼疾天子致問于三月不賜告幸其愈而用之遂卒天下文

行之士為之悲哀嗚呼君有深淳之行有強毅之志內以和

於親戚正於族屬外以信於朋友施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

之喜戚繫焉凡其昆弟申明于朝制書咸曰孝友君子謂楊

氏其仁義之府君之文若干什皆可以傳於世若某者以姻

舊獲愛子厚乃疑兄不腆之文君實知之惟車馬幣玉無可

舊獲愛子厚乃疑兄不腆之文君實知之惟車馬幣玉無可

以稱其德用君之所以知者配焉

故御史周君碣

諫也事見唐張九齡傳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牛山賢臣汝退張九齡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虛古之不得其死者眾矣若公之死志斥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一本下有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與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執無方本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呂溫字化光一字和叔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窆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孤音蓋嘗聞于古而觀于今也觀一本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

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
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其重若使幸
得出其什二三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
為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為之誄
以志其行其詞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絜其儀冠仁服義干櫓書

詩防城具也忠貞繼佩智勇承綦音其跨騰商周堯舜是

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不怒妖孽咸疑孽魚一本作何付

之德而夸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

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感君

達其道卓焉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

推理惟公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

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鮭百氏錯綜

逾光超都諫列屢皂其囊漢官儀凡章奏帝殊爾能人服其

智或悔厥禍欵邊求侍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

承事風動海壖壖宣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郎吏制用經

邦時推可諸者臣之復出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周官

匪易漢課牋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技筆削自任羣

儒革議正郎司刑邦憲為貳實證為御史中糾佞肅邪諂諛

長爾遷理于道刺史民服休嘉恩踈若昵惕

適如遐實閉其閤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

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絲蠶外邑我繭盈車雜耕隣

邦我黍之華既字其畜亦藝其麻鼙鼓斯屏必人喜其多

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既成王用興嗟陟于嶽濱州言進

其律號呼南竭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浦租匿役歸

誠自出兼并既息罷羸乃逸罷即惟昔舉善盜奔于隣左文
年晉今我興仁化為齊人惟昔富人或賑之粟左襄二十九年子皮歸國
一鏹戶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惟父善胡召災
仁胡罹咎俾民伊祐一本而君不壽矯矯貪凌乃康乃茂嗚
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調賓客恒是懸罄
遠茲易簣僮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
儒時中之奧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
羣愚疑生所怪心起特殊齒舌噉噉斗刀切衆雷動風驅良
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窮以郡符
私仕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
謇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唐故尚書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魏弘簡

魏氏世墓于其縣其原唐興有聞士諱之過者過他聲切

子及孫咸舉進士嗣為儒家綿州涪城尉諱全瑤一本魏州
臨黃主簿諱欽慈太常主簿諱緄音尚書膳部員外郎一江
陵少尹諱万成凡五代名高而不浮於行才具而不得其祿
江陵府君益之以閎達之量經緯之謀故豪士賢大夫痛慕
加厚生郎中府君諱弘簡字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既冠而德
禮聞於鄉黨既仕而法制立於官政溫柔發乎外見而人莫
不親直方存乎內久而人莫不敬由進士策賢良連居科首
授太子校書歷桂管江西福建宣歙四府為判官副使累授
協律郎大理評事三為御史一本無字賜緋魚袋在州六年而
人樂之廉使崔衍曰吾敢專天下之士獨惠茲人乎遂獻于
天子拜度支員外郎轉戶部郎中邦賦克舉人望逾重年四
十七貞元二十年九月三十日不疾而歿震悼之聲遐邇一
辭一作且曰斯人也而不得為善之利中人其怠乎君嘗三

娶而卒無三姑庭無倚廬服台也倚堂無抱孤有令兄弟以

主其喪有孝女以守其祀故哭于客位吊于殯東者咸加哀

焉凡為部從事府喪而當其位者三州缺而居其守者一本

二皆得其理君之先再世貧不得葬故以祿仕遊於諸侯薄

衣食捐車馬凡十有餘祀卒獲于厥心其族屬之無主後者

皆位於墓姊姪之無歸從者咸會于家由是契約以終其世

既斂家宰厄其政嬖切也視廩唯釜鍾釜六斗四升視藏

唯束帛無餘積焉十有一月遣車歸于洛師遣詰戰切送死

陽某日初于墓監察御史柳宗元聞其道而翫其文也久居

郎中之道惟直是保淳泊坦厚温恭孝友郎中之文惟孝是

宣溥暢周流炳蔚紛綸為周賢能為漢賢良始仕雖校籍籍

有光仍授使檄訐謨用揚二居郎位征賦以理休聲載起顯

命伊始生而不壽孰知其止歿而不嗣孰濟其美有翻其旗
爰舉裳惟行道遲遲望墓而歸象物是宜卜筮孔時里人作
銘不愧于辭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崔敏

維元和二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享年

六十八乙未殯於路寢景寅遷神于舟以其年某月日歸葬

于某縣某原祔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戶部尚書府君之墓尚

書諱猗於且切一本玄宗南巡內禪聖嗣府君以謀畫定命

起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載焉尚言之先曰貴鄉丞贈太常少

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禎陟盈

行高位卑莖冠士族公諱某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蠲

絜以端其志獨居淵切黎也采羣言之枝葉植之以茂實以脩其能

始由右千牛備身佐環衛更執盤屋音輓三原藍田尉仍有大

故三徙同位三徙音繼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

工邑齊風哥舒曜尹河南鯨寇猾驚黎人播越表公討河南

糗糧芻茭糗去久切又立救切戎備畢給版圖田洫許或民

事時又遷揚州錄事參軍實吳楚之大都會也政令煩拏切

貢奉叢省一日不膏音吳本楚辭中有如此書者鰥

四至鰥音全切鰥才笑公為之優游有裕長史司徒杜公杜

也與之揖讓異於賓僚入為太子司議郎拜歸州刺史巖險

湍悍人類鳥獸古號難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史朝散大夫

惟是南楚風淳俗鬼戶為胥徒家有襁褓音極禦大者虐鰥

以次邦賦敲愚蒙以神詆言悖于政經莫有禁禦公於是

用集擒戮妖師毀君蒿淫昏者千餘室君音薰氣也禮記云

昏之鬼用諸淫以舉正羣枉而田閭克和寬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

方安其理摺紳猶鬱其望體魄遽降死也哀何有窮嗚呼

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榮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

万年尉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繼聞宗族有子曰貽哲貽儉

銘曰

孰為德門清河濬源遠哉云云遠哉一作其流世有顯懿揚其清芬

煥炳增華昭于後昆惟魴與鯉舊史是尊孰為茂功尚書清

風諱其有融勃焉而興披草從龍布令諸夏敷和六戎赫矣

太陽克昇于中孰為惠政公嗣餘慶形于謠咏小程其功大

遂其性點更是省妖風以正于邑于邦一作施哀揚休命孰

為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痲音每始焉是賴今也何戴孰葬

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不昧

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序誌

崔簡字子敬子厚之族夫

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留後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愬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泊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八月甲子藁葬于社墳之北四百步墳以辭切又音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知古今事給敏辯善謀畫南敗蜀虜西遏戎師其慮皆君之自後子夫人河東柳氏德碩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其葬在長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竄沒家又有海禍力不克附三年將復故葬也徒志其一一大者云

鯢為祖畢為父世文儒積彌厚簡其名子敬字年五十增以二葬湘滋音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唐故万年令裴府君墓碣裴瑒

公諱瑒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侍中公諱光庭晉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積積一本非實祖大理卿府君諱儼儼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飭館事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參京兆軍事按覆校巡大尹恒得以取直為太常主簿搜逖疑互探抉遞隱宿工老師不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者股肱役喉喙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卿奇其績奏超以為承司空杜公杜黃聯奉崇陵曲豐陵禮儀德宗葬豐陵再以為佐離紛龍導滯塞關百執事條直顯遂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擊綴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

曆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周禮曰成月要

並會計簿書暮歲畢具刺金州決高施隙限曰字當作隙乞並切柳文隙字皆作隙檢韻

去人水禍渚交原茅闢成稻梁陟萬年令叢劇辨肅談宴

終日人視之若居冗官然會金州猾吏來揚言恐喝以煩藝

事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為禍公大怒召罵之恣所為吏巧以

聞御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為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

史元和十二年七月日病疴油卒媚音薛始公以唯諾

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蕩進交大官

不視齒類挾同列收下輩細大畢歡喜博弈知聲音飲酒甚

少而於紉謫糾字即謫舞擊毬五洛切旋擊鼓織履促密皆

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書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

摺策讀切拾也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初娶范陽盧氏無

子後夫人柳氏德為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

年某月日卒附于長安御宿之北原御宿地名冢子銑子長子也

一木作有奉極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銑以文書來柳州告

其叔舅宗元願碣于墓左則涕為之銘其辭曰

不鬱其馨惟裝之卿瑾父微為世服大僚仍耀列名封叔申

之實惟其英離書宮闈佐職于京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

考禮大弁斯畢善顧命云率循鴻工展伎爰備聲律或圖或

書藏之府室史于柱下郎於會司徽循以周大比是宜作牧

于金金人允懷滿防漢滸墊沃卒移墊都增我歲食易其芋

魁游手閒民相顧聚來徵為萬年治劇于都百務叙成談宴

以娛誰恤誰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斥循施

施三年孟子注施二節更赦進資廬陵是遷人曰世德宜慶

于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期賜其還一本鬼神不

享命墮在前長原有墓高曾祖父淑靈是附封叔爰歸左右

惟具孤銑磨石祈辭海陬將天切遂升其趺子道之周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九



